

# 蒙古族敖包祭祀诵经音乐中的藏传佛教蒙古化因素

——以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

红 梅

**内容提要：**本文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共同祭祀的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通过对敖包祭祀仪式诵经音乐的结构、内容等进行描述和分析，深入探讨流传于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包含的蒙古文化因素，阐释敖包作为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重要载体，在藏传佛教蒙古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敖包祭祀 诵经音乐 藏传佛教 蒙古化 祭山

**作者简介：**红梅，女，蒙古族，民族音乐学博士。

“敖包”一词是蒙古语的音译（意译是“堆子”的意思），是指草原上用石头、沙子或柳条堆砌而成的堆子。在部分文献中也出现过“鄂博”、“脑包”等译法。蒙古族自古信奉萨满教，祭敖包是蒙古族萨满教最隆重的祭祀仪式之一。基于萨满教“万物有灵”的观念，蒙古人认为，“先祖和萨满们的亡灵可以赋予高山、丘陵、江河与湖泊生命力并控制它。”<sup>①</sup>在蒙古族萨满教信仰体系中，敖包被视为神灵所居和享祭之地，祭敖包是对众神灵的崇拜形式。蒙古人习惯在一些重要的、具有纪念意义的位置设立敖包，进行祭祀。敖包也由此成为蒙古族先祖用来祭祀天地神灵、祭祀祖先的场所。除专门的敖包祭祀仪式外，一些民俗节日或祭祀仪式中，也常见象征性的敖包祭祀仪式。在蒙古族民间“查干萨日”（春节）习俗中，也有祭敖包的情形。据《巴尔虎风俗》记载：“除夕夜，家中的男人们忙完一天的工作，就要去西南方向的高地，用雪堆一座敖包，蒙语称‘苏勒德·包斯哈纳’。然后，烧香、供奶食、戴帽垫衣襟叩头三次，之后带三块干净的雪回家，并列放在蒙古包门楣上。这样放的原因是，除夕夜，哈木神（吉祥天女）要绕人间三遭。届时用这些雪为其饮马或为其进屋前净化而备。……正月初一的早上，再到家的西北方向建一座雪敖包，烧香，供奶食，祭拜家乡的山水神。”<sup>②</sup>可见，敖包作为一种标志、一种象征符号，在蒙古族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敖包祭祀文化与蒙古族古老的萨满教信仰密切相关，是蒙古族传统祭祀习俗之一。随着藏传佛教与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间的文化交融，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中融入了许多新的元素，同时，敖包祭祀仪式也成为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深入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蒙古地区是在13世纪中叶，始于元太祖窝阔台之子阔端与西藏佛教的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进行的一次会晤。此次传入蒙古地区的是藏传佛教教派中的萨迦派，虽然与蒙古汗廷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得到了蒙古族王公贵族们的大力推崇，但在民间却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藏传佛教真正对蒙古民族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是在16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以后。

为了使藏传佛教能够真正成为民族信仰核心，更加深入影响蒙古族普通百姓，蒙古族王公贵族们把敖包祭祀作为了藏传佛教改造和兼并蒙古族民间传统萨满教信仰的一个重要途径。逐渐地，藏传佛教接受了敖包祭祀这一蒙古族本土文化，另一方面，蒙古族民众也接受了藏传佛教对敖包祭祀的认

① [西德]海西希：《蒙古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65页。

② 朝·都古尔扎布：《巴尔虎风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408页。

同。自此，喇嘛取代博（即萨满）成为敖包祭祀的主持者和重要参与者，他们把敖包祭祀纳入了藏传佛教的法事活动范畴。近代民俗志《绥蒙辑要》中有这样的记载：“每当大祀鄂博之期，喇嘛先期提法器、颂经卷，宰羊以其皮及角、蹄、尾蒙鄂博顶，树以长竿，缀小布帛书藏文经咒于其上，再于其下蒙哈达一方，粮食五种，白银数钱，以示降神之意。事毕，蒙旗长官辄伏兵民跪伏鄂博前，听喇嘛念经，合词祈祷，久后而已。”<sup>①</sup>另外，《萨满教与北方民族》一书也记载了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敖包祭祀的相关细节：“凡各旗鄂博，岁于五月或七月，由各旗致祀。合祭鄂博在海拉尔河北山上，每三年大祭一次，以五月为祭期。祭时喇嘛诵经，鼓钹竞作，先绕鄂博三周，且绕且诵，官民随之，三周既毕，举火烧柴堆，以香火投之。祀事告终后，一般人民赴场竞艺，作驰马角力种种比赛。”<sup>②</sup>

下面就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境内的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为个案，探讨蒙古族地区藏传佛教诵经音乐中的蒙古文化因素，以及敖包作为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之重要载体，在藏传佛教蒙古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 一、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音乐实录

宝格德乌拉，蒙语，圣山之意。该山位于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政府所在地阿拉坦额莫勒镇南53公里处。宝格德乌拉原称“辉腾哈拉”（蒙语“寒冷”之意），新巴尔虎蒙古族1734年由外蒙古迁来之后改称为“都兰哈拉”（蒙语“温暖”之意），后又图吉祥将此山称为“白音孟和”（蒙语“富饶常存”之意）。清乾隆四年（1739年），新巴尔虎蒙古族开始祭奠白音孟和山，为表达崇仰之心将山名改称为“宝格德乌拉”。<sup>③</sup>

1736年，新巴尔虎右翼四旗<sup>④</sup>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用牛车将原来安置于宝格德乌拉山上的博的墓冢迁移至名为“达杆德勒”的山上。1740年农历五月初十，新巴尔虎右翼开始祭祀宝格德乌拉山。1741年开始，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时间固定在农历五月十三日，称为“五月祭山盛会”。1850年开始，新巴尔虎右翼、左翼八旗开始共同祭祀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时间固定在每年农历七月初三，称为巴尔虎八旗的“友好盛会”或称“七月祭山盛会”。<sup>⑤</sup>至今，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每年仍举行两次，其中，农历五月十三由新巴尔虎右旗独祭，农历七月初三由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共同祭祀，两旗轮班担任主祭。每到农历五月十三和农历七月初三，牧民们穿着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自发地聚集在宝格德乌拉脚下，男人们登上山顶祭祀敖包，女人围着大山转三圈进行祭祀活动。随着呼伦贝尔旅游业的发展，为方便女性游客及信徒，在宝格德乌拉山西脉的山峰上，专门搭建了一座“妇女敖包”，形状与主敖包相似，体积比主敖包小很多，是一座单独的敖包，没有敖包群。建立“妇女敖包”以来，仍有许多虔诚的女性信徒，依照传统的习俗，围绕宝格德乌拉山转三圈，以示对山神崇拜的虔诚之心。

① 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第737页。

② 刘小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2页。

③ 李·蒙赫达赉：《试论以宝格德乌拉为代表的敖包文化》，《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25页。

④ 1734年（雍正十二年）7月，共有2984名巴尔虎兵丁及家属迁往呼伦贝尔。按索伦兵制，将其中的2400人编为两翼八旗。左翼四旗（镶黄、正白、镶白、正蓝）驻牧于哈拉哈河、乌尔逊和、呼伦湖东岸及海拉尔河下游两岸；右翼四旗（正黄、正红、镶红、镶蓝）驻牧于贝尔湖北岸、乌尔逊河和呼伦湖西岸及克鲁伦河下游两岸。参见李·蒙赫达赉：《巴尔虎蒙古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0页-153页。

⑤ 参见米西格道儿吉、孟和苏荣、杜古尔苏荣编：《巴尔虎宝格达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26-27页。

宝格德乌拉敖包建在宝格德乌拉山山顶，由一个中心敖包和12个小敖包组成。其中，小敖包三个一组，排列在中心敖包的四周。中心敖包用石头堆成，中间插立幡杆，幡杆四周围插柳条，并在幡杆和柳条上系挂各色哈达及写有经文的布条。中心敖包四周的小敖包也是由石头堆成，其体积和高度都比中心敖包小很多，每座小敖包的中间立有幡杆，周围插有几根长柳条。每年祭祀之前，把前一次祭祀时装饰敖包的哈达、绸缎以及插立的柳条、套马杆等换掉，在祭祀之日清晨换上新的敖包装饰。

近年来，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活动的规模及其知名度在逐渐扩大。据统计，2008年，前来参加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盛会的信众及游客人数突破6万人次，刷新了过去几年同期历史纪录。目前，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已成为呼伦贝尔巴尔虎草原人民的盛大民俗节日之一，同时，也发展成为呼伦贝尔草原夏季重要的旅游项目之一。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活动承载着诸多巴尔虎蒙古族传统文化因素，完美地表现了蒙古人自古以来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

### （一）仪式要素

#### 1. 祭祀时间、地点及祭祀活动项目

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活动每年举行两次：一次为农历五月十三日，由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右旗独祭；另一次为农历七月初三，由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和新巴尔虎右旗合祭（主祭者为两旗轮流担任）。本文所记述的是在2008年农历七月初三（公历8月3日）举行的，由新巴尔虎左旗担任主祭，新巴尔虎左旗与右旗合祭的大型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活动。祭祀活动的项目及时间安排：上午9点，诵经仪式。10点，摔跤、赛马、射箭比赛。整个祭祀活动为期一天。下午16点左右，祭山活动结束。

#### 2. 执仪人及其他参与人员

由于祭祀活动由新巴尔虎左旗担任主祭，因此，主持敖包祭祀仪式的僧人主要来自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和阿尔山庙。只有少部分来自新巴尔虎右旗西庙。诵经队伍共由12名僧人组成，其中两名僧人是“塔嘿勒其喇嘛”，主要负责摆放供品和祭祀事物，不参与诵经。其余10名僧人按照身份、等级排成两排，面向敖包盘腿而坐，诵敖包祭祀经文。诵经席第一排最右边为上座，坐在最上座的是两位主持。领经师手持钹坐在一排中间位置，是整个诵经队伍的总指挥。第二排上座坐的是甘珠尔庙和阿尔山庙的“格斯贵”喇嘛，击鼓的僧人坐在第二排左数第二的位置。



图一 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中的诵经队（2008年8月）<sup>①</sup>



图二 塔嘿勒其喇嘛

#### 3. 重要法物与法器

钹，蒙语称为“钹”，俗称“大帽镲”，用两个铜片制成，上下两片，直径一尺半左右，中间突

<sup>①</sup> 本文所有插图中，除注明拍摄者的图片外，其它均为笔者所拍。

起处,钻孔,穿五彩布(绸)条,两片对击发出声响。在诵经仪式中常与鼓、铃、达玛如合奏。诵经音乐中的所有器乐合奏,均由钹起头,各类法器演奏的节奏以及时长,也都根据钹给出的信号进行控制。钹可谓是诵经乐队中的总“指挥”。在诵经队伍中,钹由领经师演奏。

达玛如,藏语,也有文献记载为“札玛茹”,是藏传佛教诵经仪式中常用的一种手摇双面鼓。鼓身由两块人的顶骨弧面黏贴而成,其上蒙上兽皮,左右有鼓坠,下为小手柄及绸带。演奏时,用右手握住手柄,左右摇动,使鼓坠不断击打鼓面而发出声响。在法会中,达玛如通常与哄哈、金刚杵并用,由大喇嘛演奏,演奏时法师左手持铃,右手持鼓,边摇边诵经。

哄哈,铜制,带柄,内悬一个铜或铁制铃舌,多与金刚杵和达玛如同时使用(见图三-四)。



图三 钹演奏<sup>①</sup>



图四 达玛如演奏<sup>②</sup>

咚,藏语,俗称海螺。蒙古地区一直沿用“咚”的称谓。一般在平时寺庙早课时,用于召集喇嘛。每天的日课诵经仪式中也经常使用。在敖包祭祀仪式中,咚主要用于敖包阿米卢拉呼仪式和祭敖包诵经仪式。在为敖包阿米卢拉呼时,僧人在绕敖包的同时吹奏咚,以示唤醒敖包神。诵经仪式中,咚亦有召唤神灵的功能。



图五 甘珠尔庙僧侣在早课上的咚演奏

## (二) 仪式的准备

担任此次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主祭的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和阿尔山庙的僧人在敖包祭祀的前一天晚上,赶到宝格德乌拉山下,选择仪式诵经地点,搭建大型帐篷。清晨5点钟,来自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和阿尔山庙的僧人们上山为敖包添加新柳条,并在柳条和敖包长杆上面系上经幡和哈达。年轻的僧徒弟子吹奏海螺,绕敖包三圈,以示召唤敖包神灵,赋予敖包神性。大批信众凌晨2、3点钟便已赶到宝格德乌拉山下,男人们登上山顶,将自己带来的新鲜柳条插在敖包上,柳枝朝着自

① 该图片是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中领经师演奏钹的情形。笔者拍摄于2008年8月。

② 该图是呼伦贝尔巴彦罕达敖包祭祀诵经仪式中主持演奏达玛如和哄哈的情形。笔者拍摄于2009年6月。

己家乡的方向，并系上哈达和禄马风旗，<sup>①</sup>以祈求神灵保佑家人平安幸福。装扮完敖包之后，按传统的祭拜方式，戴着帽子、衣襟轻轻撩起垫于膝下，向敖包行三拜九叩礼。也有信徒以藏传佛教的祭拜方式，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在面前、胸前各停留一次，最后跪拜或行大礼。参加赛马比赛的选手，牵着自己的赛马，顺时针绕敖包三圈，边绕边向敖包祭洒鲜奶、点心或糖果，并大声唱《aobon nu Marzai》。<sup>②</sup>妇女敖包上，人们同样绕敖包三圈，边绕边向敖包祭洒祭品，然后跪拜，不唱祭祀歌。

### （三）仪式过程

#### 1. 诵经仪式

上午9点30分，敖包祭祀诵经仪式在高僧们的诵经声中开始。首先念诵的是皈依和发心的经文《伊特格勒》，这是僧侣在所有诵经仪式的开头必须念诵的经文。9点37分，诵经仪式进入祭祀阶段。首先念诵藏传佛教经典中的《雅曼达嘎》。在敖包祭祀仪式诵经中，《雅曼达嘎》是必念的经文，由于仪式较短，只念诵其中的一小部分，即《陶德巴索苏》（或称《亚木列阿列亚木列》）。<sup>③</sup>祭祀诵经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专门祭祀宝格德乌拉敖包的经文，这段经文非常短，因此，在宝格德乌拉敖包经之后，还要加诵一个适用于所有敖包祭祀的经文——《纳木德格桑》。10点22分，信徒们在高僧的引导下，伴随着诵经音乐举行招福仪式，蒙语称“达拉拉嘎阿布呼”。“达拉拉嘎”，汉译为招财、招福、召唤。招福仪式是蒙古族敖包祭祀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从祭祀仪式一开始，信众就把带来的供品摆放在地上，其中多数是煮熟的全羊，围放在诵经队伍左右。随着僧人念诵《纳木德格·达拉拉嘎》，向神灵祈福，呼喊“呼瑞—呼瑞”，<sup>④</sup>一方面是让神灵享用供品，另一方面祈求神灵赐福。诵经仪式结束后，信众将神灵享用过的祭祀肉食<sup>⑤</sup>与家人分享，保佑家人平安吉祥。

#### 谱例1



（诵经：甘珠尔庙喇嘛；采录地点：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场地；记谱：红梅）

10点27分，达拉拉嘎仪式结束，诵经也进入尾声。首先是《纳木德格桑》的一个小结尾，即《纳木德格·当日格》。10点29分，诵经仪式进入整个敖包祭祀仪式的尾声，念诵《当日格》。

① 禄马风旗，蒙语称“达日其格”[darqug]，是用布或丝绸制作的30厘米左右见方的方形旗帜，旗子中间印制了一匹插翅飞奔的骏马，蒙语称为“黑莫里”[heimori]，意为“命运之马”、“禄马”。旗子的四角饰有狮、虎、龙、凤四种动物图案，禄马的四周有文殊等佛像，下方有经文。禄马风旗图案中的五种动物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寓意生命轮回经久不息。禄马风旗通常有红、蓝、黄、绿、白五种颜色，每一种颜色有其象征意义。其中，白色象征云朵，蓝色象征天穹，黄色标识土地，红色表示火焰，绿色表示江河。

② 笔者注：可意译为敖包祈福调，民间也称为《Hor Zai Lu》。

③ 本文关于敖包祭祀经文及诵经仪式的结构，均根据笔者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新巴尔虎左旗甘珠尔庙和阿尔山庙的主持及领经师的口述材料整理而成。

④ “呼瑞”，蒙语[hurui]的音译，感叹词，旧时迷信，招魂、招福用语。参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编写：《蒙汉词典》（增订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8页。

⑤ 蒙语称之为“敖包贺喜格”，意思是敖包的福禄。

表1 诵经仪式与仪式音乐结构

仪程	时间	功能	主要经文	音乐特点	主要法器	备注
开场	9:30	皈依、净身、发佛心	《伊特格勒》	平诵、快速	无	纯声乐形式诵经
			《心咒》	默诵（心诵）		
祭祀	9:37	驱邪消灾	《雅曼达嘎》	快速念诵，中间穿插器乐“间奏”	哄和、金刚杵、达玛如、钹、鼓	声乐与器乐相间的诵经音乐形式
	9:40	祭祀山神	《宝格德乌拉祭祀经》	平诵、中速	无	纯声乐形式诵经
			《纳木德格桑》	伴有钹、击鼓击奏的唱诵	钹、鼓、达玛如、哄和、金刚杵	声乐与器乐相结合，中间穿插器乐“间奏”的诵经音乐形式
招福	10:27	纳木德格诵经的尾声	《纳木德格·当日格》	伴有钹、鼓击奏的唱诵，旋律与纳木德格达拉拉嘎相似	钹、鼓、达玛如、哄和、金刚杵	声乐与器乐相结合，中间穿插器乐“间奏”的诵经音乐形式
尾声	10:27	纳木德格诵经的尾声	《纳木德格·当日格》	伴有钹、鼓击奏的唱诵，旋律与纳木德格达拉拉嘎相似	钹、鼓、达玛如、哄和、金刚杵	声乐与器乐相结合，中间穿插器乐“间奏”的诵经音乐形式
	10:29	整个祭祀诵经仪式的尾声	《当日格》	念诵与唱诵形式相互交替，中间穿插器乐“间奏”，结尾处有一大段纯打击乐合奏。	钹、鼓、达玛如、哄和、金刚杵	声乐与器乐相结合，相互交替，中间穿插器乐“间奏”的诵经音乐形式

10点37分，诵经仪式结束。信众们走上前，双手合十在胸前，从上座喇嘛开始依次鞠躬以示叩拜，僧侣们手持法物<sup>①</sup>为信众摸顶。

2.那达慕

宝格德乌拉敖包那达慕包括赛马、摔跤和射箭三种比赛项目。赛马比赛分五组进行，清晨4点之前，所有参赛的马匹在主人的带领下到达宝格德乌拉山脚下，在比赛之前，马的主人要牵着自己的爱马登上宝格德乌拉山顶，顺时针绕敖包三圈，祈求神灵保佑该骏马获得比赛的胜利。上午10点，参加摔跤比赛和射箭比赛的选手开始报名参加比赛。15点左右，那达慕比赛结束。人们在会场周围搭建的蒙古包里举行热闹的聚会，悠扬的长调从蒙古包里传出，神圣的宝格德乌拉山敖包祭祀活动在一片欢歌笑语中落下帷幕。

从以上仪式实录可以总结出，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诵经音乐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如下：

表2 敖包祭祀诵经音乐基本结构与功能

仪式结构	开场	祭祀	尾声
主要经文	《伊特格勒》	《纳木德格桑》、圣山祭祀经文、地方神祭祀经文	《当日格》
内容及功能	皈依向佛	请神、祭神、赞神、招福	赞神、送神

二、敖包诵经音乐中蒙古化因素的思考

敖包祭祀蕴涵着蒙古族的宗教观、世界观、生活观和人生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载体，承载着蒙古族光辉灿烂的民间音乐文化。通过对呼伦贝尔市宝格德乌拉敖包祭祀仪式个案的深入分析和

① 任何法物都可以，如经卷、金刚杵、佛珠、袈裟的一角等等。

综合研究,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和发现:

第一,从蒙古佛教神灵体系的内涵来看,其中依然吸收了很多藏族原始宗教以及蒙古族原始信仰体系中对本民族非常重要的一些因素。任何宗教在异族文化区域中传播,必然导致两种文化在深层次上的冲突与交融,异族文化区的人会抑制同他的民族宗教或传统文化相抵触的宗教。为了克服对方的抵制,传教者总是寻找文化上的认同及宗教观念上的相似点,加以比附,使对方易于接受外来的宗教,吸取异质文化而使原来的宗教发生变异。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后,与蒙古族传统的萨满教信仰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在斗争的同时,两个宗教之间也采取了相互包容的发展策略,使得流传于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逐渐转变为具有地方特色以及民族特色的宗教形式——蒙古佛教。蒙古佛教中所有来自藏传佛教的神祇,可概括分为两大类:“阿莫尔楞贵·宝尔汗”(安息佛)和“道格希德·宝尔汗”(忿怒佛,即金刚佛)。<sup>①</sup>“道格希德·宝尔汗”在藏传佛教的神灵系统中,排在第三位。根据《蒙藏汉佛教常用名词术语》<sup>②</sup>中的解释,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分为三个层级,释迦牟尼是众神之首。第二层的是“伊德木”(佛等级的名称),意为“本尊、金刚、菩提萨埵”,雅曼达嘎神是五大本尊之首。第三层级是“却京”,即护法神,蒙语称为“道格希德·宝日罕”。“塔本·道格希德”(五大明王)是藏传佛教中主要的护法神,在西藏藏传佛教系统中,这五大护法神分别为纳姆斯莱、根布、却吉拉、哈木、扎木斯仍等五尊佛。在蒙古佛教系统中,是将雅曼达嘎列为“塔本·道格希德”之首,而不把扎木斯仍列入其中。并且,在蒙古佛教的各种祭祀仪式诵经中,《雅曼达嘎经》是必须诵读的经文,只是根据祭祀仪式的不同需求,经文的篇幅要做适当调整。例如,在上述宝格德敖包祭祀仪式之类的祭祀仪式诵经中,只要求诵读《雅曼达嘎经》的小祭形式,篇幅较短,而在寺院的大法会中则相反。

第二,在蒙古族信仰体系中,很多信仰因素根深蒂固,不会因为外在形式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对蒙古族而言,高山历来是地方守护神的象征,建在高山之上、清水之畔的敖包是山神、水神等诸多地方神灵的栖息之地。因此,敖包祭祀是蒙古人对守护神崇拜之情的表达和祈福精神的寄托。不论是由喇嘛主持祭祀还是由萨满主持祭祀,不论是使用藏文诵经还是使用蒙文诵经,对蒙古人来说,敖包祭祀的功能和宗旨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敖包神”在蒙古族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永远根深蒂固。笔者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旗的多次法会考察中还发现,敖包是地方守护神的象征,这不仅体现在敖包祭祀仪式中的蒙古族对佛教诵经音乐的集体认同,还体现在蒙古佛教寺院的大型祭祀活动中象征性的敖包祭拜仪式环节。新巴尔虎右旗西庙每年举行的“四月法会”和“六月法会”中,都有祭祀地方神灵的仪式环节。届时,在法会开始前,喇嘛们在庙仓念诵《纳木德格桑》,向土地神、地方神、家乡地祇(圣山、圣湖守护神等)敬献供饮。甚至有些寺庙还绘制出地方守护神之画像,这些画像平时保存在寺庙里,只有在举行仪式时才拿出来挂在敖包上,在祈祷的经文中,留下了藏传佛教教义的印记。<sup>③</sup>可见,藏传佛教在蒙古化的过程中,保留了敖包作为“地方守护神汇集之地”这一原始信仰内涵。作为一种兼具宗教和世俗功能的纪念性建筑,敖包是以蒙古族传统文化的面目展现的,虽然其祭祀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融入了诸多藏传佛教因素,但其本质却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信仰内涵。

(责任编辑 杜 澄)

① 德勒格编:《内蒙古喇嘛教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550页。

② 《蒙藏汉佛教常用名词术语》,载于阿日宾巴雅尔、曹纳木编:《鄂托克寺庙》,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507页。

③ 邢莉:《喇嘛教的蒙古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4期,第92-93页。